

◆旅人手记

走读灵官殿

李晓红

7月22日,蓝天白云,赤日炎炎,从市里乘车出发,上午10点到达邵东灵官殿镇。我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马路旁许多稻田已经栽上了晚稻秧苗,成片成熟的早稻低垂着金色的稻穗,等待着主人收割。放眼望去,许多小型收割机在田垄中工作,一派丰收景象。

近年来,随着杂交稻产量的提高,许多双季稻种植区都种一季稻了,虽然够吃,但村民存粮不多。下车以后,我到村里和村民们聊天。村民告诉我:习总书记说,要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我们当农民的不多打粮食,对不住国家。今年乡、村两级干部在早稻育秧之前,就到村里宣传中央“六稳”“六保”政策,商量落实双季稻种植面积。

灵官殿位于邵东市东南部,毗邻衡阳、祁东,四周由大云山、芭蕉山、余湖山、皇帝岭环抱,中间是一个肥沃美丽的小盆地。灵官殿的村子和村民院落整洁干净。我在院子里闲逛了一会儿,偶尔碰到从田里运稻谷回家的村民,满头大汗,晒得墨黑。村子里很少有闲人走动,只有鸡鸭鹅狗在荫凉的地方,悠闲地打着瞌睡。灵官殿镇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称号,看来是实至名归。

我们一行人在相关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白鹿村。村支书罗珊华是一个女同志,穿着朴素得体,显得精明能干,用一口邵东话流利地为我们介绍各种情况。我到村部图书室摸了摸图书,看有没有灰尘。如果尘封已久,则是摆着样子的,没人来看,摸的结果是书上没有灰尘。罗支书说,经常有老年人和小朋友来看。我还认真看了看悬挂关工委办公室牌子和老年科协办公室牌子的钉子是

新的还是旧的,如果钉子是新的,牌子就是刚挂上去的。看的结果钉子是旧的,还有锈。罗支书说,白鹿村有家教家风传承和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很多年前就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机构,由村支书兼任主任,开展关心下一代的各项活动。我在心里默默地责怪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也值得,这些细节表明了白鹿村人做事的原则,细节决定成败,窥一斑而知全豹,白鹿村的未来会更好。

在白鹿村办公室看了一阵子,罗支书就陪我们去瞻仰雷打石革命烈士墓。70年前,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挺进中南华南,与盘踞于衡宝地区的国民党军桂系主力遭遇,在灵官殿一带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阻击战,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军,奠定了衡宝战役胜利的基础。据记载和健在的老人们回忆,有1000余名解放军指战员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血染沙场,为解放全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3位无名烈士就长眠在白鹿村的雷打石。2017年,白鹿村村“两委”决定将雷打石烈士墓地建设成花园式的烈士纪念园,罗珊华发动全村村民捐款。捐款当天没有一个村民缺席,镇里的干部也闻讯赶来捐款,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也自发组织,踊跃捐款。那次收到捐款近15万元,修建了目前这个较具规模的革命烈士纪念园。张家排、多福岭两处烈士纪念碑也是当地群众自发捐款修建的,还有30余处烈士墓地正在修缮之中。

毛荷殿村村民、80多岁的罗富连老人从这些烈士埋葬在他屋后面的猴子埫起,每年清明节,他都要去打理墓地,上香祭拜。这一守就是70年。这位守墓老人让我肃然起敬。如今灵官殿这块衡

宝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地,已经成了开展红色基因传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活动场地。

离开白鹿村后,我们来到灵官殿镇的武术兴趣班,20多个平均年龄不到10岁的小孩为我们表演了南拳拳术。他们身着红色的短衣短裤,顶着火热的太阳,在粗糙的水泥操坪上打得虎虎生风。10岁的留守儿童宁彪表演了连续20个后手空翻,看得我们连连鼓掌叫好。表演完后,孩子们色不变、气不喘,乐乐呵呵。我心里想,这样摔打出来的孩子,不说将来出息如何,至少是可以吃苦耐劳的。宁彪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宁彪和爷爷宁得元生活在一起,放学后没事做,经常和别的孩子打架。参加武术兴趣班后,架也不打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武术兴趣班是镇里动员多年习武、在外地当武术教练的欧阳鑫老师回家乡开办的。开办一年多来,已有100多名小学生报名参训,最大的13岁,最小的6岁,一半以上是留守儿童。欧阳老师说:开办武术培训班,就是想让更多的留守儿童收敛性情,遵守纪律,增强团队合作,提高学习兴趣,强身健体,开心快乐。

我每年向市委常委会汇报关工委工作时,市委主要领导同志都要叮嘱我们要多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下功夫、想办法。灵官殿镇的武术兴趣班又给我们开拓了一条关爱留守儿童的新路子。

灵官殿镇有很多值得认真学习的东西,如“院落长”制度,因为还没有认真“读”进去,就不写了。这次走读,只是粗读,待我下次再去时,一定细细地读,把这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读出更多味来。

(李晓红,市人大原副主任)



我的父亲叫蒋智慧,是市财政局驻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龙塘村第一书记。

“崽崽,爸爸要去城步扶贫了。”电话那头,父亲兴高采烈地打电话通知我这个“好”消息,他就像一个即将上战场的战士一样怀揣着壮志雄心,但电话这头我的心里却满是怨言。

我怨他又不再陪伴我。龙塘村位于城步最南端,是与广西交界的偏僻村庄,离家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这就意味着未来大多数时间饭桌上会少一副碗筷。父亲从我出生时就在河南省郑州市服兵役,妈妈说小时候我看电视只要看到穿军装的男人,都会跳着喊爸爸,但是爸爸是谁、长什么样,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直到2003年父亲调回到邵阳市工作,他开始手把手地辅导我学习,每逢周末都会骑上摩托车带我和母亲回老家团聚,我倍感珍惜。如今他要前往偏远乡村驻村扶贫,我内心一百个舍不得。

2006年父亲曾到城步苗族自治县开展“四民”活动,遭遇了严重的一氧化碳泄露事故,造成残疾,落下了神经系

◆人物剪影

父亲

蒋凤蓉

统后遗症。这次,我和母亲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可即便家里人再怎么抱怨再怎么担心,父亲依旧不忘初心,坚决执行上级安排的工作任务,打包了行囊,走向了脱贫攻坚第一线。和所有的扶贫干部一样,他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倾心作为。高血压引起的头痛打不倒他走访、老花眼阻止不了他每天撰写扶贫日志……而我也和往常一样担心他情绪不佳、身体不适,劝他回家,但是每次父亲都会说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任务。直到家里发生了以下这些事,我开始理解他、敬仰他。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父亲成了“家中不孝子”,却也是“扶贫硬汉子”。2019年9月11日,85岁高龄的爷爷上山采蘑菇失踪一晚上,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全家、全组青壮年村民和亲戚朋友共计120余号人踏山寻人,并要求父亲紧急赶回。可当时

正处于脱贫攻坚百日会战关键期,父亲硬是挺住没有回来,熬了个不眠之夜。

今年5月20日,我与母亲到四川省探亲,母亲不幸被车撞成重伤送进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生命垂危。但当时正处于村脱贫攻坚迎检的关键时期,于是父亲立即向相关领导请假,只在四川待了4天,又紧急赶往村里。

参加工作后,我开始理解解和敬仰父亲的选择了,他除了是母亲的丈夫、是我的父亲、是爷爷奶奶的儿子,更是人民的公仆。龙塘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有多强烈,他身上的担子就有多重,他为这份工作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付出了热情和心血,他在做对的事情、在做令群众满意的事情。

时光荏苒,龙塘村变了。在中央、省、市、县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全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上千万元,村里道路主干道从

南到北、从东到西全线贯通。龙塘的百香果香飘大江南北,全年种植百香果300多亩,全部种植户均达到了增收的目的。天堂小桥通过改造变得更美了,温塘坪吊桥的改造重修,成了浔江河上的一道风景。

日月如梭,我的父亲变了,变成了一个爱拍照的文艺青年、变成了一个撰写美文的记者、变成了一个带货达人、变成了“龙塘人”。他把龙塘村比作“神仙住的地方”,他把龙塘村的美景、风土人情用照片、视频、文章等形式传播到千家万户,他把龙塘村的百香果、土蜂蜜和土鸡鸭推销到自己的亲友群,把他的情爱和汗水都留在了龙塘村。而龙塘村人也亲切地称他为“生命里‘空降’的亲人”。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还有许多前仆后继、挥洒热血的战士,他们心系农村,情系群众,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扶贫路上书写着感人肺腑的英雄篇章。

向扶贫人致敬!

(蒋凤蓉,邵阳市人,现就职于邵阳县岩口镇镇人民政府)

◆湘西南诗会

父亲往事 (组诗)

谭喜爱

石 崖	烧窑的汉子里 烟雾迷蒙 灰尘狂舞 几声咳嗽 惊吓一片云 风一吹 遮住了蓝天
层层叠叠的故事 刻满脸上 每一页 都是痛	柴刀·禾枪 腰插柴刀,手握禾枪 父亲像一个威风凛凛的游击队长
烧窑工	冲入山林,杀入青纱帐 枯枝败叶,笔挺挺的秸秆 统统束手就擒 (谭喜爱,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冷峻的青石 碉堡似的石灰窑 父亲腾挪于一群	

绥 宁 行 吟

宋晓文

大园苗寨	林间厚重的绿向我奔涌而来 上堡侗寨在云雾缭绕中 静静地等候 古榆小桥、青石老路依旧 金銮殿、拴马树、旗杆石、古 宫门、忠勇祠 都在诉说着悲壮的往事 (宋晓文,邵阳市纪委监委 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 查科科长)
四月八的大园苗寨 花伞,背篓,布鞋 米酒,乌饭,山歌 每一个名词都满溢幸福	
上堡印象	
从花园阁到上堡 从苗寨到侗寨	

◆樟树垅茶座

椒林村里访柏洪

张声仁

很久以前就想去椒林了。那里,有一个从省城来的文友,叫严柏洪,在椒林村里当扶贫工作队长、第一书记。在微信群里,在朋友圈里,我关注着他的行踪。他把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搞得名闻遐迩,我很想去实地看看,那些风生水起的变化是不是真的。

椒林是雪峰山腹地洞口县桐山乡的一个行政村,与我扶贫的村隔山相望。两村的直线距离,不过四五十里,但只有被茅草掩盖的小路沟通。驱车绕道,先到达县城,经竹市,到山门,然后直奔椒林。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颠簸,有人晕车了。我笑,亏你还是山里人,这点弯,就把你绕住了。她辩解说,我们村的山路,没这么多弯。

一路上我在想,从省城来的严柏洪队长,他常常独自一人开车在这山道上奔驰,会不会晕?疫情期间,他驱车省城,连夜拉回满车的口罩和消毒水,黑灯瞎火的,怎么能有如此车技?

经过三个多小时,终于抵达椒林。在宽大的村级活动中心,严队长率领村“两委”的干部和省工作队的队员,笑着与我们一对接。简单的介绍之后,我们就漫步在椒林的小路上,一路看过去。在雪峰山腹地,这崇山峻岭之中,鱼蛙稻是真实的,野生茶是真实的,现代化的矿泉水厂是真实的。一栋栋新楼房,一条条水泥路,一张张真诚的笑脸,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了那个在接受湖南都市频道记者采访,面对

镜头满口椒林方言的人,他的话,与电视上播放的,没有走样,还是那么大大方方。

“严队长来村扶贫两年,如今我们村水通了,路宽了,灯亮了,钱多了,气顺了,心齐了!”山里人纯真直率,心里的感恩藏不住。一路看,一路听,村里人无人不说扶贫政策好,无人不夸严队长心儿真。

我不时打量这个戴眼镜的斯文汉子,在两年时间内,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以前听他作词的歌曲《我家在椒林》,还以为他在作秀,现在看来,他确实把自己融入了椒林。

两年多来,他内心忍受多大的煎熬,有多少人知道?母亲病危,直到离世前夜,他才赶回长沙,强忍泪水,看着坚强的母亲,似秋叶凋落。去年他的儿子读高三,多希望在进入高考考场时,有父亲一句鼓励的话,有一个安慰的眼神。直到儿子微信向在村里的他报告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他才感觉到有挥之不去的愧疚:如果多点时间陪伴儿子,为他加油打气,也许成绩会更好一些。想着妻子在长沙默默支撑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家,远在千里的他,只有面对苍茫的大山,发出无声的叹息。

成绩是干出来的。700多个日日夜夜,他的心血和汗水,已成为浇灌椒林脱贫攻坚胜利之花的不竭源泉。

(张声仁,任职于洞口县委党校)